

佐龙“蓬莱”列翠岚

方晓蕾

岚皋县有名景点颇多，新晋景点“蓬莱仙境”有网红潜质。“蓬莱仙境”这词是我说的，也是年初流传在各大网络平台一个小视频说的，正式的名字叫“小蓬莱”。蓬莱是专有地名，此地命名是“小蓬莱”，有点打擦边球，秃子沾月亮的意。为了证明的确是“蓬莱仙境”，我专门在“学习强国”上找到了该视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有山有水，有云有雾，有竹有树，缥缈空灵，果如“蓬莱仙境”一般。

“小蓬莱”在佐龙镇边上。佐龙镇是岚皋县的一个镇，在岚河与香河的交汇处，211国道穿镇而过。高速路通车前，从安康走国道去岚皋，不过1个小时到镇上，然后十几分钟就到县城。佐龙的原名或者小名叫“金猪店”，我的记忆里是“金猪店”，不管是哪一个，肯定有传说和来历。“小蓬莱”原来就叫“金猪岛”或“金珠岛”。两两印证，不去翻岚皋志书，也不难理解了。金猪也好，金珠也罢，富态安详，都不错。

佐龙原是个水边小镇。几十年前，安康市在离城几十里地的火石岩汉江上修了电站，形成了70平方公里的库区，抬升了一些汉江支流的水位，岚河首当其冲，沿河都成了库区，老镇后退几里，在金珠店这个地方繁衍生息。附近的沟沟坎坎成了河汉，低矮的山梁没入水中，过去架在岚河上的七孔石桥成了水中廊桥，稍高挺拔的大山成了四周环水岛屿。“小蓬莱”前身金猪的山成了“金猪岛”，进而成了今天的“小蓬莱”。

我结识佐龙应该有三十年了。当年，刚毕业工作，同学世武君在佐龙卫生院工作，我们时不时约上几个人，从安康城长途跋涉去他那儿小住。卫生院的工作不忙，世武君下午就领着我们

下岚河上香河摸鱼，那时的鱼真多呀，几个小时就是几大盆。或油炸、或清炖、或香煎……吃法不胜枚举，就着啤酒，豪气干云。那时电站还没蓄水到高处，岚河还是岚河，水不大，清澈可饮，深浅可游，清凉避暑，人间仙境。上山是金猪沟，下河是岚河水；累了，依石观山；渴了，掬叶成茶。后来有N次在佐龙停留，世武君早已调离，回流的水让小镇成为了库区，小镇风情却愈发让人流连忘返。岚河上多了两座吊桥，一座吊桥叫金马，通向老码头，供行人出入，人可行，自行车摩托车也可行，千米长百米高的吊桥蔚为壮观，人行其上能感到摇晃，桥下是湖，湖水碧绿。另一座吊桥更高更大，从镇上通向湖区对面的山，山叫龙安，山上是成片的茶园，茶园旁是龙安茶厂，茶厂产的茶叫龙安碧螺春，芳名在外，驰名方圆。

闻“小蓬莱”之名久矣。癸卯年丁巳月某日，适逢周末，邀三五好友去佐龙游湖登山。到了，始知其就是原来的金猪岛。只不过，电站截汉江回岚水，在佐龙成湖。湖水绕山三面成岛。岛耸湖中，一桥飞接小镇。桥分湖面为二，桥孔让水相连。一湖略小，与岚河相通，成U形将大山围成码头，U形深处便是码头人家。一湖略大，一边靠山，一边靠岛，狭长而接香河，水面阔大，水波荡漾。其时逢大雨，我们先是到佐龙镇后的山边沿大湖行数十里，直达香河口。路是新修，随湖蜿蜒，直至高大的吊桥处，桥连小镇与茶山茶厂，那山上，一行行茶树在雨中分外碧绿。桥与水面距百米，却不觉得水，水面雾气缭绕，水与桥仿佛一体，宛若仙境。

境。桥这一头是小镇的移民新区，一幢幢新楼，俯瞰湖区。镇上当时规划时就成竹在胸，居民们看湖景喝茶，此也为新生活一种，不亦乐乎。因是江水反流沿河道成湖，湖边杂树丛生，偶尔有高大的柳树摇曳其间。此柳为本地品种，学名麻柳，枝繁叶茂，自成景观。原路返回，过石孔桥，扑面而来的便是“小蓬莱岛”。环岛是防滑路，对着石桥的是上行天梯，直通山顶。抬头望，不过几十台阶，虽陡却不让人畏惧。拾级而上，天高水低，云淡风轻，台阶旁草茂花繁。至平台处，方知前面还是台阶，山顶还在高处。再上几十台阶，又是平台，如此数次，才艰难到山顶。吁一口气，回望来路，草木复焉，不见路阶。环顾四周，烟雾茫茫，飘在湖面上的小舟在那缥缈之中若隐若现。远望，沿湖边散落着的小屋，星星点点，黑瓦黄墙，竹林掩映，因雾气深重，便有水墨感。下到环岛路上，雾气便在头顶，看水面清晰些。远处是桥，近处是舟；对岸是人家，眼前是各色风景树。环岛路高高低低，一路变换风景。绕岛一周，又到石孔桥，桥下三五人在垂钓，与一老者闲聊，曰：“成湖十几年来，特有的‘红尾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恍惚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时刚工作，曾多次来此钓过鱼。那时，这里还是岚河的河汉，石桥是岚皋公路的一座桥；那时，“红尾巴”很少见，偶尔钓上来一尾，很是惊喜。此鱼食肉，吃小虾米，对水质很挑剔。时过境不迁，鱼多说明水好，水好说明环境好。很是慨叹一番后，走上吊桥，穿过花廊，便到了花园般的码头。

漫步秋雨中

代立学

秋雨一下就是几天，让人几乎忘记了晴日的模样。片片金黄的银杏叶在空中回旋起舞，落在深红的塑胶跑道上，落在道边的草丛里，如同一张张明信片预示着寒霜已过，已到深秋。

从小爱在雨里淋，带着伞，但并没有撑开，除非大雨瓢泼非打开不可。任雨丝飘落在头发上、脸上，切肤感受着雨的柔情。万条垂下的柳丝在雨水的滋润下，生机勃勃，没有丝毫萧瑟衰败之感。叶尖上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颤抖着，秋风微微，水珠顺着叶片在空中滑过优美的弧线滴落下来，渗入大地完成它人生的最后落幕。

好一个烟雨迷蒙的世界！秋雨正在以秋天独有的沉着冷静和细腻有条不紊地刷新着小城和小城里的公园。龟山被蒙蒙薄雾笼罩着，骤然有了

披上神秘面纱之感，两座一东一西立于山顶的亭子忽隐忽现，酷似一幅山水画。远处山上，一条长长的、模糊的山脊线，一直起伏绵延到看不见的地方。

高车岭下的四皓石雕在秋雨里更显仙风道骨，只是后面的高车大马不复存在。龟山天桥下的绿芽托起的金黄核桃雕塑在微雨中绿得动心，黄得发亮。

南秦河从群山中突围出来，已不见之前的清秀纤细之风姿，在这片相对宽阔之地走出了大江大河的气势，又不舍昼夜地急急匆匆与丹江汇合，在接口处，形成一片更大水域。公园里垂柳的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与棠树枝头的妖娆柔媚、灿若云霞相呼相应，赏心悦目得让人心生悸动。

浅蓝色的塑胶跑道外侧是银色的栏杆，道边是各色花儿，金灿灿的万寿

菊，玫红的鸡冠花，紫红的叶子花，粉色的波斯菊，绘成一幅“群芳斗艳图”在秋雨中妙曼生姿。各种花香伴着青草味儿弥漫在空气中。

白色沙滩上一把把或红色、或棕色的遮阳伞下方安放着一排排白色躺椅，供游人吹风赏美景，洋溢着浪漫的亚热带风情。

南秦河接丹江的入口处，有一大片芦苇荡，已开始泛黄的芦苇在秋风中舞动着袅娜的身姿，倩影婆娑。那簇拥着的苇穗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妙笔流泻着不可言状的神韵，把湿地装扮得美轮美奂。

也许是因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过紫霞仙子轻驾一叶小舟经过一片芦苇荡，学生时代从孙犁笔下领略过藏匿人民子弟兵的那片芦苇荡，或是更小时和伙伴们在家乡的芦苇荡捉过迷藏。从

山城醉秋

党银平

层林尽染霜叶醉，五彩斑斓舒画卷。金秋的画笔挥毫泼墨，将绚丽多彩的画轴在秦岭南坡的柞水山城全面铺展开来。在这里，你赏不尽霜林红叶的醉美，忘不了秋水缠绵的情丝，看不完树影婆娑的风景，享不尽秋实味道的香甜。

远远望去，韭菜沟口的两面山坡和西山坡上，被秋霜染出一片一片的红云烟霞，漫山遍野的黄栌木叶子，透红闪亮，红得热烈，红得喜庆，红得吉祥。置身红叶中，眼前的美景，迅即点燃你的热情，让你情不自禁，怦然心动。灿烂的笑容喜上眉梢，沉醉的心房暖如春阳。五倍子树叶黄里透红，隐形于松柏和四季

青之间，但丝毫掩盖不了它的美颜，叶片上那抹晕红胭粉，像美丽少女卸妆轻抹的脸庞，尽显雅致之态，成熟之美。东坡公园是满山遍野的柞树林，一棵棵水桶般粗壮的柞树傲然挺立，高耸入云。树叶一律呈土黄色，经过秋雨浸透的树叶，黄亮黄亮的，湿润润泽，像人到中年的脸颊，锋芒收敛，老练沉稳。不经意间，秋风来访，树叶翩翩起舞，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过后，顿时满地落黄。踩在松软的树叶上，沙沙作响。突然发现落叶间，散落着许多油光发亮的橡子，这种栗黄色的果实，非常可爱，多捡些回去做成凉粉，浇上油泼辣子和蒜水，那口福真是让人久久难忘。

当然，最惹人喜欢的风景还是三道井的那一溪秋水。从县城南关桥头进入山沟，沿溪两边丰林修竹，野菊摇曳，秋水潺潺，鸟鸣悦耳。那一泓山泉清亮丝滑，从三道井的最上头形成三帘瀑布，分别跌入三道龙井里，溅起朵朵白色的浪花。这么大的动静，不禁让人遐想：是龙王在井下兴风作浪，还是在龙宫中饮酒作乐呢？坐在龙井旁边的岩石上，清风徐来，凉爽惬意。看山赏月听水声，吐浊纳新养心神，好个自在舒畅。这时，你会忽然觉得，诗和远方的浪漫不就在眼前吗？

都说秋的味道在山上，其实也在农家小院，更在山城的街头巷尾。农家院

小置于心底的情感往往会浓郁地难以化解，因此，每每看到成片的芦苇就有一种难以言表、发自内心的欣喜，不由自主在路边停了下来。芦苇丛边有一垂钓者，身披雨衣，纹丝不动，留下一个静默者的背影。忽然发现不远的浅水区两只鸳鸯在悠然漫步，曲线优美的脖颈迅速探入水中，倏忽间又探起头，两只长腿半淹在水中，举止移步悠然然，于是这方天地便呈现出别开生面、令人陶醉的景致。不由得发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喟叹。当然，所谓伊人当然就是这一对让人心醉神迷的鸳鸯了。

一场秋雨，一个垂钓者，两只鸳鸯，一片芦苇荡，那么撩人心弦，耐人寻味。不错的，美往往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就在这微雨中的南秦河畔。

父亲跪在院子里，深秋的阳光从泡桐树依旧苍绿的阔圆叶子的叶缝间溜下来，斑驳的光影落在父亲脊背上，晃动在父亲的头发、额头上，父亲在用瓦片刮着钉耙铁齿上黏着的干硬土。院子里响起一声声尖厉的“刺啦刺啦”声。耖头、刨耙、木犁、犁铧、磨，就摆在父亲的身边，它们刚从田地里完成一年的耕种之后卸甲归来。耖头、耖头、刨耙、钉耙的铁质部分，用拇指粗的荆条编成的条缝里，还黏着田地里的泥土，它们的木把柄上，似乎还留着父亲的手温。现在，父亲要将它们一件件拾掇干净，收拾进屋。一个农人，不仅仅热爱土地和粮食，他更心疼他手里的每一件农具。

父亲一生究竟用过多少农具，这或许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毫无疑问，那些将父亲和土地、庄稼、粮食牵连在一起的农具，它们是杂芜而繁多的。犁耙、耖头、耖头、磨，对父亲来说，一样农具不仅仅有着它特殊的用途，更在家里有着它固定的放置处。木犁和套牛耕地的牛轭、夹板、耕绳等用具，耕种时节一过，父亲就将它们高挂在门廊的山墙上，如果不套牛犁地，绝对不会取下来。耖头、刨耙、钉耙，麦子种上后，父亲把它们拾掇干净，就一排排整齐整挂挂在后房檐下。夏天割麦子的镰刀，麦场上扬场用的木锨，推收麦子的刮板，晾晒麦子的搅耙，以及扫帚、筛子、簸箕等用具，麦收时节一过，它们被一股脑儿架到装粮食的木楼上，等来年芒种时再取下来。铁锹与耖头，父亲几乎每一日都用得着，堂屋门边靠墙的角落，一直是它们固定的位置。这些貌似无谓、瑣屑的小事，父亲做得有条不紊，丁是丁卯是卯，似乎他在做着一件庄重、神圣的大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架子车无疑是一个家庭农具中的重器。那辆架子车，它当初制作时刷在木质厢帮外的黑漆早已斑驳不堪，两只槐木车轱辘一双双手天长日久暴晒得滑溜溜，像镀上了一层金属；车厢前的牛皮攀绳母攀架着棉花用布包裹着，攀绳搭在肩上，架起车轱辘，稍稍用力，车轮转动，架子车便响起一串清脆的铮铮声。那辆架子车，无疑是父亲最珍惜的，拉过粪土，父亲会在车厢里撒几锨干面土，再将厢帮里黏着的粪土弄干净。二姐有天领着我们去土壕里拉土，下坡时，我们坐在车厢里，二姐架着车轱辘风驰电掣向坡下跑着，二姐终究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转弯时，来不及拐头，车轱辘重重撞在了前面的土坎上，“咔嚓”一声，一只车轱辘断了。二姐哭了，不是因为地跪在地上磕破了膝盖，而是害怕父亲叱骂。父亲后来来了，当看到我们没事时，他拉起了断了一只车轱辘的架子车回了村。后来，父亲找来木匠，衬着根木料将那只折断的车轱辘扎在一起，那辆架子车，像一个负伤的士兵，被我们又用了好几年后，才换了辆新的。

不仅仅是槐木车轱辘有折断的时候，耖头、耖头、铁锹那些明晃晃的刃口，用着用着就会卷刃或明显秃了下来，父亲去镇上赶集，卸手提着秃头秃脸的耖头，去镇上的铁匠铺回炉淬火，或者加片钢，让铁匠叮叮当当敲打一阵，它们照旧会被用下去。但有些农具，用着用着就忽然不见了，再也找寻不到它们的踪影。那把耖头，耖头把呈枣红色，像油浸过似的闪着青轴的光泽，包箍下的耖头尖有一尺多长，明光闪闪，双手抡起来既得力，吃土又深。父亲去土壕拉土，或者收拾荒地，种麦子种玉米，父亲车里总少不了那把耖头。冬天，上冻的土地硬硬得像块石头，父亲徒手心里吐唾沫，将那把耖头抡过头顶，咚咚几声，硬硬的土地被它挖开了一道口子。但那把耖头，有天说不见就不见了，父亲找遍家里的角落落落，连耖头影子都没有。父亲记起，前天用它挖过地头，父亲去地里找过一趟，地头空空荡荡，连根柴火棍都没有。后来，父亲又买了把新耖头，新耖头比那把耖头要轻巧得多，但挖起土来，虚头晃脑，震得人双手虎口生疼。父亲每次干活都会说起那把耖头，语气惋惜得像是我们家丢失了一头与我们耳鬓厮磨了好多年的大牲口。

渐渐地，村庄里的牛马越来越稀少了，门廊山墙上挂着的木犁，好多年了，几乎没有取下来的时候，套牛耕地的牛轭、夹板、耕绳、犁铧、牛笼嘴等用具，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条荆条编制的、父亲要咬着牙才能扛在肩上的两米多长的磨，起初常年搁在后院墙根，后来被父亲架到麦场的麦草垛顶，日晒雨淋，没几年磨就散架了，最终被母亲当柴火塞进了灶膛。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驰骋在田间，收种时节，镰刀、刮板、刨耙、钉耙，父亲还没来得及从楼上、后房檐取下来，收种时节就过去了。父亲老了，曾经扛得起磨和木犁，拉得起满满一架子车麦捆的父亲，现在就连一件轻巧的钉耙也举不起了。

冬天的午后，父亲靠着墙坐在后房檐下，暖烘烘的阳光落在父亲佝偻的脊背上，跳跃在父亲头顶稀疏的白发上，在父亲身旁，耖头、刨耙、刨耙等农具依旧挂在房檐下，曾经明光闪闪的锋利刃口，如今却是秃头秃脸锈斑斑，但耖头、刨耙、刨耙布满灰尘的木把柄上，依然可以看见，一双手天长日久握揉过的手痕，好像那里镌刻着父亲的一生。

商洛山

(总第2513期)